

# 惜字塔

張瑞田

## 七日談

(北京篇)

站在油菜花海，望着山坡上的惜字塔，歐陽修的兩句詩「信馬尋春踏雪泥，醉中山水弄清輝」自然浮現在眼前。的確，望城茶亭的春天與山水，讓我流連忘返。在過去的時日裏，我與許多文友匯聚於此，揮毫弄翰，留下幾許詩文，數幅丹青。

到長沙之前，我在心裏盤算，這次去長沙，一定要去望城的茶亭，再看看那座惜字塔。望城的人文風景數不勝數，這座惜字塔就像一個巨大的驚嘆號，一直保存在記憶深處，似乎不斷提醒我，對字與紙的敬畏和珍惜。一座小塔，卻有着驚人的感召力和吸引力。

望城茶亭在怒放的油菜花裏神采奕奕，陽光和煦，氣候溫潤，走在花海之間，彷彿是與整個春天相會。惜字塔就在不遠處的一個小山坡上，挺拔的身影，籠罩在樹叢之間，惜字塔的最頂端，一棵朴樹栩栩如生，樹枝飄逸，很像在空中開放的煙火，柔曼、優美。這棵樹，也算是我的老朋友了，每一次到望城，都會想到她，盡量找時間與之晤對，當然，與之晤對，也是與惜字塔晤對。

在油菜花的暗香中，我們登上了那個小山坡，向惜字塔靠近。在一處高地，望着惜字塔和塔上的朴樹，還有山下那片油菜花，如何挖空心思，也找不出一個恰當的形容詞來描繪自己的心情。塔與樹，藍天與花海，讓我們在沉默中體會着自然的魅力、時間的味道。

惜字塔，顧名思義是與字有關。塔的内壁有「大清道光十八年戊戌之秋建」的字樣，大清道光十八年是一八三八年，也就是說，這座塔距今已有一百八十八年的歷史了。對於古老

的望城而言，一百八十八年不算漫長，賈誼在這裏的感嘆，杜甫留下的詩，銅官窰的窰火，讓我們在望城的時間深處，看到了她的內涵與深度。不過，這座僅有一百八十八年歷史的惜字塔有着別樣的氣質，她延續着望城的文化修養，連結着望城的現實。

惜字塔是為讀書人而建。古人把文字視為聖跡，字和有字的紙，是不能隨便丟棄的，寫在紙上的字，由字組成的詞語，都是神聖的表達，崇高的存在，不能輕慢和褻瀆，否則，文運改變，懲罰降臨。中國社會強調積德崇文、祈願文運昌隆的，敬惜字紙，敬字敬文。這是中國社會的文化心理結構，印證了中國人的文明態度。望城人格守古訓，他們把失去功效的、寫有字的紙或木片，集中到惜字塔裏，燃起一把火，讓它們變成煙，去與天空相見。我想，就在先民點火的一剎那，他們的靈魂也會與這些紙和木片融為一體，向天空飄去。

我到惜字塔的身邊，撫摸塔身，粗糲的石頭，一層層累積，六邊形，五層，有十二米之高。入口的上端，一塊長方形的石頭上刻有「惜字塔」三個字，楷書，勁拔、瘦硬，風骨凜凜。我站在入口處，看着「惜字塔」三個字，彷彿看到了道光十八年以來，讀書人從這個入口進進出出，他們把殘紙、木片，其中包括往年破損的對聯，被水浸泡、又無法識讀的家書，臨帖的麻紙，失效的賬單、借據，木製的路標、指示牌，等等。這些記載着一個村莊的秘史和一個人生活過往的紙、木片，儘管沒有留存的價值，也不能隨便遺棄。必須把它們集中到惜字塔，或許在燃燒前還會有簡單的儀

式，然後把它們化為灰燼，變成另外的物質。一年年的走南闖北，在不同的地方看到過許多惜字塔，有的叫惜字亭，大小、高低不一，現實功能是一致的，復刻着一代代中國人對文化的膜拜和尊崇。相比較其他的惜字塔，望城茶亭的惜字塔，在設計上獨居匠心，造型也是別具一格，塔基直徑四米，每一層都有不同朝向的條形通風口，一層的六個邊角分別站着一隻仰望望天的石雕鸞鷲，欲飛未飛的鸞鷲，讓惜字塔有了浪漫的氣質。

如果說當年設計、建造惜字塔的能工巧匠，調動了自己的激情，激發了自己的想像，把一座具有象徵性的建築立在我們的生活之中，那麼，大自然的鬼斧神工，就像一個魔術師，對惜字塔進行了一次意外「修改」，這一筆看似簡單的「修改」，讓望城茶亭的惜字塔成了中國的惜字塔之最。惜字塔的最頂端長着一棵朴樹，最初來觀惜字塔，就對這棵樹感到好奇。它是設計師的整體構思？顯然不是，塔的頂端不會留有泥土，何況塔頂負重，也會影響塔的壽命。那麼，這棵樹的由來一定是大自然的「傑作」了。的確如此，是鷹或者大雁，把銜來的一粒粒用來充飢的種子遺落在塔上，牠們飛走了，一顆沒有被吃掉的種子就鑽進浮土，生根發芽。這是塔上長樹的權威回答。不過，還有問題等待我們解答。塔頂上的朴樹，已經有一百多年的生命年輪了，可以與塔一爭高下。如此豐茂、強健的朴樹，養分何來，塔頂上的泥土，是滿足不了它的成長需要。進入惜字塔，就有了答案。惜字塔由麻石為主要建築材料，石頭之間填充了大量泥土。這棵朴



▲長沙惜字塔。 作者供圖

樹有了根脈，就開始向下扎去，它通過塔身中的泥土，一寸寸下移，直到穿過十二米的距離，進入大地之中，用它豐富的根鬚吮吸營養。惜字塔內，朴樹粗壯的根蔓凸出，由上往下，就像健美運動員的肌肉，驕傲地隆起。與其說朴樹是寄生在惜字塔上的一棵植物，毋寧說，這是中國文化的守護神。

此後，惜字塔與朴樹構成的這道風景線，就時時誘惑着我們。

## 回望香港樂壇黃金時代

——讀《歲月如歌：誰伴我闖蕩》



燈下集

劉學正

很多人未必知道劉卓輝，但Beyond的《大地》《情人》《誰伴我闖蕩》等經典歌曲的歌詞，都出自這位低調到近乎隱身的填詞人之手。《歲月如歌：誰伴我闖蕩》讓劉卓輝走到台前，他以散文隨筆的形式，講述自己與香港樂壇黃金時代緊密交織的傳奇經歷。

這是一本遲來的書。劉卓輝在書中回憶，第一次採訪泰迪·羅賓時還不滿二十歲，那是一九八一年。四十多年後，他把早年的採訪稿、與音樂人交往的記憶、穿梭於香港與內地之間的見聞，一併收入書中。沒有故作深沉的宏大敘事，也不靠爆猛料博眼球，文字質樸、平實，甚至帶着幾分自嘲的幽默。舉重若輕的姿態，恰是一個在行業裏浸潤了大半輩子的人才有的底氣。

書裏讓我印象深刻的，自然是關於Beyond的篇章。作為與黃家駒合作最密切的詞人之一，劉卓輝筆下的Beyond褪去了「神化」的光環，還原為幾個有血有肉的音樂青年。他寫一九九一年某個晚上，在朋友們常聚集的咖啡廳裏最後一次碰見黃家駒，「他說要去非洲，我問去非洲哪裏，他說去非洲某國的首都……我當時只是莞爾一笑。」寥寥數語，情感克制。提到《大地》《農民》《情人》的創作背景時，他沒有故弄玄虛，而是以親歷者的視角，還原那個年代的音樂人如何在商業與理想之間尋找平衡。

劉卓輝的特別之處在於，他不只是個填詞人，還是最早一批將內地搖滾音樂引入香港的推手。一九八六年底，他在佛山一家磁帶加工廠第一次聽到《一無所有》，「感覺很震驚，內地竟然有這樣的音樂」。此後，他成了崔健在香

港的義務推廣員。書中《崔健》一篇，寫他跑去深圳買《新潮》專輯版權的經歷，明明是一筆賺了差價的生意，他卻坦率地說：「我也不比出版社的人聰明多少，後悔為什麼不自己出錢買。」如此不端架子的真誠，讓整本書讀起來格外親切。

該書收錄的文章時間跨度極大，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到泰迪·羅賓的採訪，到千禧年後在歐洲參加音樂節的見聞，再到對行業變遷的觀察，串起了數十年的華語流行音樂史。有意思的是，劉卓輝並不試圖構建一個完整的敘事框架，而是用隨性的筆觸，想到哪兒寫到哪兒。他寫Beyond首次去北京開演唱會，寫盧冠廷的無奈與自我，寫蘇芮、齊豫的聲音如何打動他，寫與張學友、陳奕迅的合作實錄，也寫歐洲旅行、路過天津、三顧成都等跟音樂無關的瑣事。這種「跑題」，讓書有了別樣的溫度，它讓我們看到，一個寫詞的人，除了有被傳唱的作品之外，還有怎樣豐富的內心世界。

當然，這本書的價值不止於個人回憶。劉卓輝長年穿梭於香港與內地，他的經歷本身就是兩地音樂文化交流的一個縮影。從磁帶時代到數字音樂浪潮，從「超女」現象到互聯網平台崛起，他在書中不動聲色地記錄了行業的每一次轉折。他的觀察或許不夠系統，卻足夠真實。正如他在寫崔健時提到的關於「反對假唱」的討論，點到即止，卻引人深思。

讀完書，再回頭想書名「誰伴我闖蕩」，它既是Beyond經典歌曲的名字，也像是劉卓輝對自己半生音樂生涯的提問。對於經歷過香港樂壇黃金時代的聽眾來說，這是一次深情的回眸；對於錯過了那個時代的年輕人來說，則是一扇窗口，透過一個詞人的眼睛，窺見華語流行音樂曾怎樣熱烈地生長過。

## 流浮山舊警署：導盲犬學苑的前世今生



維港看雲

郭一鳴

兩周前出席香港導盲犬協會成立十五周年慈善晚宴，特區政府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及社會各界兩百多人出席，席間有視障女生和女士在導盲犬陪伴下，上台講述導盲犬如何成為自己學習和生活的好夥伴，故事很溫馨。我第一次聽到有一所導盲犬學苑，引起好奇心想去看。

上周六下午，和幾位友人從九龍開車到元朗，左轉右拐穿過流浮山海鮮漁村，在一處山坡上見到一座連地下三層高，綠白相間別具特色的建築物，這就是導盲犬學苑，前身是建於一九六二年的流浮山舊警署。一眼看到屋頂有兩座防衛塔樓，造型與灣仔警察總部、西區警署（七號差館）的塔樓如出一轍。工作人員Queenie介紹，兩座塔樓是一九七〇年代初加建的，目的是居高臨下監控后海灣，以及對面的深圳。原來屋頂裝有熱帶氣旋及強烈季候風信號桿，八十年代中期安裝多樣氣象儀器，流浮山自動氣象站開始運作。報案室入口處右側有當年差人上班領槍後和下班交槍前的「入彈處及退彈處」，俗稱「臭格」的羈留室、槍房以及交收槍支的窗口等都保留原狀，令人有一種時光倒流的感觉，樓上大堂用來訓練導盲犬。從走廊外望便是后海，「海面上有蠔排的海域就是香港這邊的，那邊屬於深圳，左手邊是深圳灣大橋。流浮山村民養蠔已有六七百年的歷史，流浮山蠔油非常出名」，Queenie說。屈指一算，大概從宋末明初開始，當年這

裏應該是實安縣地界。有一艘小汽艇正從遠處的蠔排駛回到岸邊，Queenie說，現在是漲潮，遇上退潮的時候，前面是大片海灘，蠔民要踩着沒膝的污泥把蠔運上岸，非常辛苦。當年，這裏亦是偷渡客登陸的「熱門」地點，所以才建了這座警署，專門負責抓捕偷渡客。除了從兩座塔樓上監控后海灣，舊警署臨海的窗安裝了鐵皮，設有可以開關的觀察孔，也可用作射擊孔。

其實，流浮山警署還有特別的使命，據退休警務人員介紹，這裏是冷戰時期港英政府政治部的一個前哨陣地，一句話令這座六十多年的老建築蒙上一層神秘的色彩。六十年代東西方冷戰，美英想盡一切辦法搜集中國內地的情報，有美國CIA前高層在回憶錄透露，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美國對中國內地發生的事情一無所知，於是CIA到羅湖口岸設立秘密情報搜集點，希望從那些入境香港的中國內地人士口中，甚至是從他們帶過來的舊報紙中得到一些信息。港英政治部在離中國內地最近的流浮山設立情報站，一點也不奇怪。我走上天台向北眺望，對岸高樓林立，鱗次櫛比，深圳灣大橋

飛架南北，腦海裏浮現當年那些駐守這裏的情治人員，二十四小時緊盯對岸和海面的緊張情景。一個甲子，已經滄海桑田。

流浮山警署直到二〇〇二年停止使用。五年後，深圳灣大橋通車，首個「一地兩檢」口岸正式啟用。去年導盲犬協會接手這座建築物，經過一番修整，成為導盲犬學苑，專門訓練和繁殖導盲犬。Queenie說再過幾天有一批海外的導盲犬到這兒來交流。原來，導盲犬不僅需要專門訓練，還需要交流，避免近親繁殖。再過一周，就是每年四月最後一個星期三國際導盲犬日。導盲犬在幼犬時期會被送到寄養家庭，直到一歲半左右就會送回訓練中心。香港估計約有一千七百名視障人士需要導盲犬服務，但目前本港僅有數十隻在職導盲犬，供需差距極大。同行的三位女士不停拍照，和Queenie聊得不亦樂乎，互加聯絡方式，其中兩位是中小學老師，仔細詢問學苑開放的時間，打算帶學生到這裏參觀導盲犬的訓練，培養愛心，同時也讓下一代了解這座歷史文化建築所見證的昨天和今天。

近年不少內地遊客喜歡到香港「深度遊」，我相信這座舊警署對內地遊客，特別是深圳的遊客一定有吸引力。如果將報案室變成一個咖啡室，在天台或走廊擺放幾張枱，配備幾台望遠鏡，既可讓遊客稍事休息，遙望后海，遙想當年，又可以增加收入，幫補導盲犬學苑的日常開支，不知道導盲犬學苑的主事人會不會考慮？

◀流浮山舊警署活化為香港導盲犬學苑。 作者供圖



作者供圖

## 九萬里風鵬正舉



人與事

劉妍

龍船鼓一響黃金萬兩。清明過後，端午賽龍奪錦在即。又到了我們心心念念、熱熱鬧鬧的龍船節「合家歡」時刻。端午節，有的玩，有的看，有的食，寓意吉祥，且老少皆宜。

端午，又稱端陽。最早有記載端午的，可追溯到先秦兩漢時期的《禮記》。《禮記》中曰：「五月五日，蓄蘭為沐」。後有屈原詩句「浴蘭湯兮沐芳」。屈大均的《廣東新語》載：廣州在「五月自朔至五日」，「浴女蘭湯，飲菖蒲雄黃醪」。上世紀五十年代，「老廣」貞姨那時還是活蹦亂跳的幼童，屁顛屁顛地跟着阿嫲，到越秀公園採摘菖蒲。「彷彿昨天，一幕一幕常在腦海裏回放。」每臨近端午，我總想起貞姨的這句話。至今，越秀公園仍有大量菖蒲。每次路過越秀公園東門東秀湖，我總要多看幾

眼路邊的菖蒲，腦海中浮現貞姨慈祥的模樣。不知不覺，貞姨走了十年了。

對貞姨記憶深刻，主要原因就是她非常疼愛我們，幾年年年都帶我們看賽龍舟。車陂、獵德、南沙、番禺、花都……十一個區的「端陽競渡」各有特點，各有千秋。貞姨前往次數最多的當屬天河的車陂村。那裏是她的娘家。三百米長的河涌，清明過後逐漸熱鬧。洗龍船、維修保養、賽前訓練、祭祀拜神。分工明確，步驟清晰，程序按部就班，一絲不苟。賽前，車陂村彩旗飄揚，橫幅、口號沿涌懸掛，排面拉滿，大陣仗比過年還熱鬧。貞姨帶着我們，來到她外甥女家的樓頂。這裏視野開闊，正前方恰是「回龍」的位置。筆直的龍船，來回競速。「回龍」的成功與否，影響和決定賽果。角度、速度、穩定性，對方位、水流的熟悉和準確

把握，天時地利人和，多重因素疊加，才有機會奪標。

車陂村歲數最大的龍舟名叫「東坡號」。龍舟上的人員分舵手、鑼手、鼓手和划手。舵手一般由經驗豐富的人員擔當。貞姨青梅竹馬的玩伴勇哥，在「東坡號」上擔任長達十年的舵手。賽日，鼓聲一響，龍舟如離弦的箭射出。高速的龍船，需要提前擺舵，幅度大小決定調轉船頭的速度。太快，容易翻船。太慢了，降速降維降位。勇哥性格沉穩，既有大將之風，也有細膩耐心的一面。每每快到「回龍」處，他會提醒划手適當降速、壓水花。迎風或逆風時，不同風向時，又有不同操作。在旁的貞姨，反覆嚮叨，年年給我們講述、溫故，可我們總是不上心。嘖嘖喳喳、問來問去。提問時，我留意到貞姨總是目不轉睛地盯着前方，語速極

快地回答。而年年提問的似乎都是老問題。這應驗了一句流行語「差生文具多，學霸兩支筆」。或許，說的是我們這群調皮搗蛋鬼。每次「東坡號」奪標、奪錦後，勇哥笑呵呵地對着我們這幫頑童，故作深沉，突然來一句「九萬里風鵬正舉」。此時的貞姨笑得像朵桃花，花枝亂顫，而我們卻一臉茫然。

等貞姨走了，我們長大了，才恍然大悟，那時的貞姨看的不是龍舟，盯着的是儒雅、風度翩翩的勇哥，是他們年少時的純真與美好記憶。我們記住了貞姨、勇哥、「東坡號」，記住了宋代女詞人李清照的《漁家傲·天接雲濤連曉霧》中的「九萬里風鵬正舉」。又到端陽，想必貞姨心中的「大鵬」蓄勢待發，沖天飛正高，乘風直上長空九萬里。